蛾術編

蛾術編卷五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吴江 迮鶴壽參校 / 沈楙悳校刊

說人六

鄒卽邾

孟子題辭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預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鶴壽案譚氏編年略云鄒爲魯下邑卽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紇所治地非鄒國也趙岐以鄒爲邾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卽是居魯今

案此說大謬周廣業曰說文云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鄒他書或作騶俗作邹郰通作鄹亦作陬若鄒郰之字古書從無通借水經注始譌郰為鄒而以孔子為鄒國人其文曰魯國鄒山即左傳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後乃縣之陸德明春秋敘釋文又譌鄒為郰而云孟子郰邑人此係五代時俗本傳訛急待後人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于郰下特別白之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又注云或作鄒非最為了當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漢地理志魯騶嶧三縣俱屬兖州魯即魯國嶧即邾國騶即邾文公所遷之繹也此甚近之確證如曰居鄒即是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邪恐後人好新異使大賢宅里混淆輒復詳辨之

孟子所至之地

孟子所至之國見于其書者鄒為故鄉外曰梁曰齊曰滕曰魯曰宋曰薛曰任凡七所至之邑曰平陸曰嬴曰

畫曰休曰崇曰石邱曰范亦凡七先至齊次至梁次歸
鄒偶至任次至宋次再至齊燕畔再去齊次至滕偶至
薛終至魯即歸鄒至齊見」「乃初發軔必自鄒而往
閻氏云鄒至臨淄只五百里不當云千里而見王然古
里小于今尹士又甚言之故云千里也道既通方出游
欲有所爲少壯專事藏修不輕出至老方出也致爲臣
一連五章皆辭宣王而去同時事曰致爲臣而歸曰浩
然有歸志歸者歸鄒至梁非由齊徑往仍發自鄒鄒至
梁較至齊又遠故曰不遠千里而來由鄒之任不知何
時去梁歸鄒息處甚久或之任即此時也去梁係丙戌

至癸卯宋偃稱王至宋其閒十七八年無所適當皆息駕于鄒餽兼金的係齊宣陳臻明言前日于齊今日于宋至宋在至齊後不待言陳臻輩自是善問者能記憶相隔甚久之事而舉以問不足異也去宋有遠行而餽金爲賮疑卽指將再至齊也孟子欲用齊而天下民安之心終不能忘且仕齊宣當爲卿不比梁惠時之暫齊湣雖昏或以父時故舊仍加禮聘故再至伐燕燕畔正再至齊時事前者至任屋廬子當在後車從者之列故任人問食色禮孰重其後至宋去宋再至齊疑其時則有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事而屋廬子亦從故回憶之

任事而問也儲子爲相正當湣王故國策載儲子勸宣王伐燕之言世家改作湣又改諸將者實是儲子也并及孟子勸伐燕正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湣王問取之何如孟子曰燕民悅則取之而人遂以爲勸齊伐燕也當在宋也滕文公爲世子來見後爲君孟子方至滕故知至滕在至宋後也系至薛于至滕後者陳臻問餽金先言宋後言薛則至薛在至宋後而至宋乃在宋稱王後是癸卯後事乃其前庚子年齊湣王已封田嬰于薛見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隱十一年疏引杜氏譜云薛奚仲所封不知爲誰所滅杜說雖如此閻氏釋地初刻辨滕

文公因齊人將築薛而恐者其時上距爲齊所滅巳久然則孟子于禾至宋滕前必無至薛事而其所至薛亦必田氏之薛明矣陳臻問在至薛後也六國表魯平公元年當周赧王元年而孟子年約巳九十外故知至魯最在後也五六百年來士不讀五經者甚多而孟子則偉男髫女無人不誦然攷其生卒出處先後歲月閻氏爲最優而尚有誤故予更詳著之鷟壽案此條卽依孟子本書推衍所至七國前後次第極其明析惟七國相去道里遠近未盡得其大略今爲補攷分列于左

先生云至齊見宣王乃初發軔必自鄒而往今案鄒卽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春秋爲邾國魯繆公時改爲鄒故城在縣東南二十六里西北去兗州府七十六里齊臨淄故城東南去青州府六十三里據今圖志青州府西

南至兗州府治四百二十里鄒尙在兗州府東南齊尙在青州府西北則由鄒東北行一徑至齊不滿四百里而尹士謂千里而見王當是第二次由梁至齊也但第二次去齊在周赧王三年依三統術去武王伐紂之年已八百十一歲與充虞章不合必以乾鑿度推之方可

先生云至梁非由齊徑往仍發自鄒鄒至梁較至齊又遠故曰不遠千里而來今案梁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戰國時爲魏大梁故城在縣西北據今圖志山東濟寧州東至兗州府鄒縣界四十里西南至曹州府單縣界一百二十里單縣在府東南其廣不過數十里河南歸德府東北至單縣界一百十里西至開封府杞縣界一百八十里開封府東至歸德府睢州界一百四十里如此曲折計之尙不滿七百里況由鄒西南行一徑至梁當不滿五百里然則孟子必是由齊至梁約其大數尙得云千里若使歸鄒然後至梁則安得云不遠千里而來乎

先生云去梁歸鄒或之任即此時今案由鄒之任本書有明文任即今山東濟寧州春秋爲任國故城在州東

自鄒西行至任不過百餘里

先生云去梁係丙戌其閒十七八年息焉于鄒至癸卯宋偃稱王至宋今案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周爲宋國睢陽故城在縣南城今圖志商邱縣東北至山東曹州府單縣界一百十里自鄒西南行逕濟寧州魚臺縣金鄉縣及單縣至河南界不過二百餘里再至商邱縣共計三百餘里

先生云去宋有遠行餽金爲贐疑即指再至齊今案齊即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春秋爲齊國戰國時田齊因之故城在縣北八里據今圖志臨淄縣在府西北五十五里自府西南至兗州府治四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曹州府曹縣界三百十里曹縣在府東南其廣不過數十里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至曹縣界七十里依此計之自宋至齊約九百里

先生云燕畔再去齊次至滕今案滕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周爲滕國故城在縣西南十四里西北去故鄒城八十八里孟子即使由齊至滕亦必先歸鄒然後至滕不爲迂道也

先生云系至薛于至滕後者孟子于未至宋滕前必無至薛事今案薛在今兖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三里春秋爲薛國戰國時齊以封田文西北去故鄒城一百有七里越宿卽至

先生云終至魯卽歸鄒今案魯卽今兖州府曲阜縣在府東三十里鄒國在鄒縣東南二十六里鄒縣在府東南五十里自魯歸鄒不過四十餘里耳

七邑中六邑皆齊地惟范不知何時至

七邑惟石邱爲宋地餘六邑皆齊地孔子未嘗三年淹孟子願學孔子亦當然而于齊稍久況又再至故所至下邑亦多崇是初見齊宣地今無攷平陸兩載一載于公孫丑下篇釋地攷得平陸距齊都臨淄六百里卽今兖州府汶上縣蓋齊之西魯之東二國連界處閔子騫

辭費宰如有復我必在汶上謂將去魯入齊境孔距心問答疑與下止嬴爲一時事終喪反齊入境初程暫畱止宿目擊時艱因與其大夫語中心藏之自平陸啓行至嬴乃至齊一見王即爲王誦之晝與休自是初次去齊塗中止宿地釋地攷得晝當作畫是初去第一程其休則釋地續攷得故城在今兖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蓋將到家矣平陸又載于告子下篇則當爲湣王時儲子勸湣王伐燕非爲相敢主議軍國重事乎釋地續又攷得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境內故孟子望儲子親至平陸愚謂彼時或儲子正有事西行略迂道即

可至平陸非望其必爲一事特來見惟范一邑不能定孟子爲何時至此攷范爲春秋時晉士會采邑即今曹州府范縣也戰國當爲趙之南境而屬齊者不知何故此地亦齊邊界去齊都臨淄甚遠孟子何以至此亦不可解據趙岐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岐每多無稽之言此注或因望見王子而附會邪鶴壽案此條又依孟子本書推衍所至七邑前後次第亦爲明析但所述地名僅據閻氏釋地而别無佐證今爲補攷分列于左

先生云七邑惟石邱爲宋地今案孟子疏稱石邱宋國地名此不過見牼爲宋人故云然爾然曰還千石邱又曰先生將何之則已在途中矣攷史記楚世家懷王十七年秦庶長敗楚于丹陽虜將軍屈匄取漢中郡復敗楚于藍田秦楚搆兵莫此爲甚此正周赧王三年孟子去齊時是時楚都猶在紀郢即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

北十里紀南城是也宋輕自宋至楚一徑向西南行孟子自齊至宋或者自鄒至宋亦一徑向西南行而得遇于石邱則石邱必在宋之東北境也宋之東北境甚廣繆在今濟寧州金鄉縣東北三十里郜在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南二十里

先生云崇是初見齊宣地今無攷今案山東青州府臨朐縣西南六十里有嵩山在臨淄故城南百里韋昭謂古嵩字通用崇史記稱騶衍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或者齊宣王聞孟子至亦行郊迎之禮孟子本書又有臣始至于境云云然則于崇見王或即是其地與

先生云釋地攷得平陸距齊都臨淄六百里即今兖州府汶上縣蓋齊之西魯之東二國連界處今案汶上縣在兖州府西北九十里臨淄縣在青州府西北五十五里兖州府東北至青州府治止有四百二十里兩縣在兩府之西北其相去亦不過四百餘里而已安得有六百里且汶上在魯之西北並不在魯之東也汶上以北卽是齊地故朱子云在齊南魯北境上若云在齊之西魯之東則不合矣

先生六自平陸啓行至贏爲終發反齊入境初程今案贏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萊蕪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泰安府南至兗州府寧陽縣界六十里平陸在兗州府西北九十里兗州府東北至泰安縣界一百八十里以此計之自平陸至贏約有二百餘里

先生云釋地攷得晝當作畫是初去齊第一程今案閻氏既引趙注西南近邑又引括地志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條而斷之曰孟子去齊歸鄒鄒在齊之西南當以趙注爲是然未有證佐攷水經注云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晝得名又作澅據此一條乃知的在齊西南何也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澅水出時水東則晝邑在臨淄城西南八十里信矣

先生云釋地續攷得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蓋將到家矣今案史記六國表周愼靚王三年宋君偃自立爲王依竹書紀年增入齊桓公午十二年則是年爲齊宣王十三年孟子自梁適齊在齊七年至周赧王三年去齊適宋以前未嘗至宋也路史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潁川即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屬

宋境此正去齊至宋之明證也

閻氏謂在滕縣北十五里非是

先生云范為晉士會采邑即今曹州府范縣戰國嘗爲趙之南境不知何故屬齊去臨淄甚遠孟子何以至此今案士會墓在范縣東三里春秋之末范氏叛晉仰齊齊衛助之范遂入齊為邑此蓋孟子去梁適齊從開封府祥符縣東北行逕衛輝府至曹州府范縣又從范縣東北行逕兖州府泰安府至青州府臨淄縣也若使自鄒適齊則不得逕范縣矣王子是在齊望見之非在范望見之閻氏謂王子豈容遠在下邑亦非

嬴去齊都三百餘里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止于嬴充虞問匠事閻百詩孜得孟子奉母爲卿于齊母沒于齊三月後奉喪歸葬于魯蓋孟子雖鄒人而先世必係魯孟孫氏之支庶別居鄒者故仍歸葬于魯宗國亦猶太公封于齊比及五

世皆反葬于周之義也葬後必歸鄒持服終喪直至二十七月三年喪畢除服即吉然後自鄒反齊將復為卿而充虞實從行至嬴舍于逆旅虞乃追憶三年前事而問也前日者三年前也百詩廣引列女傳及儀禮士喪禮既夕記并邱濬家禮儀節等書其說甚確百詩又攷得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注嬴今泰山嬴縣愚更以一證佐百詩禮記檀弓下篇延陵季子適齊其反也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閒鄭云嬴博今泰山縣攷自漢至劉宋元魏嬴縣皆屬泰山郡鄭康成與杜預合然西漢已于其地別置萊蕪縣至唐又改博城縣

嬴也萊蕪也博也殆皆在百里間唐末省嬴博城則二縣地皆入萊蕪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齊景公魯定公會夾谷亦在此蓋二國交界處東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鶴壽案今山東泰安府治東至青州府博山縣界一百八十里嬴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萊蕪縣東至博山縣界六十里至縣治尚有數十里博山縣東北至府一百八十里臨淄故城在府西北六十三里則謂嬴去臨淄三百餘里者是也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治東南三十里去萊蕪縣九十里

孟子至薛係田氏之薛且必在至滕後

知孟子所至之薛爲田氏之薛者杜預雖言薛不知誰滅然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不滅薛何從封嬰薛爲齊湣所滅明矣滕文公問齊將築薛以容諫而止矣至

此乃終欲築之故文公恐而來問則知孟子所至乃田氏之薛且其至薛必在至滕之後亦明矣孟子約于齊湣九年或十年再至齊十二年已酉再去齊方至滕上距田嬰就封將十年時則有再欲築薛事鶴壽案史記六國表載齊封田嬰于薛在周顯王四十八年而孟子去齊在赧王三年然後至滕至薛故謂齊人再欲築薛也春秋定元年傳云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杜預注云邳下邳縣漢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應劭注云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水經泗水注云灘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云奚仲之國也齊封田文于此又西逕仲虺城北太康地記云奚仲遷于邳仲虺居之徐廣曰楚元王子郢客封上邳侯有下故此爲上邳晉書地道記云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今案漢薛縣即上邳也竊意奚仲始封本在薛縣西三十里仲虺所居之處其後遷于上邳國仍號薛故漢以上邳爲薛縣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三里若下邳縣則在今江蘇徐州

府邳州東三十里奚仲所遷
不在此杜預應劭說皆非

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

孟子至宋及去宋再至齊因所如不合處處靡騁故若
再至齊則年逾大耋心憚遠役不特如梁宋之遠不欲
赴即齊都臨淄亦太遠惟故滕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六里兩國相去僅百里故一
至薛國故城雖無攷然說文邑部邳字注云奚仲後湯
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國薛縣案漢地志魯國有薛縣
既屬魯國則與鄒相去必近約不過百餘里之內故亦
一至若魯則本為宗國先墓所在當屢至見于書者已

兩度矣且古鄒城西北去曲阜僅七十六里故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蓋只兩舍有半地耳故亦一至魯平公元年上距孟子至梁惠王時已二十三年則至魯可以意斷其爲必在最後總之孟子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之內鶴壽案薛縣故城在今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三里春秋釋例云薛國今薛縣是也括地志云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後漢蓋延傳注云在滕縣東南史記孟嘗君列傳正義云在滕縣南四十四里元和郡縣志云在滕縣東南四十三里太平寰宇記云在滕縣東南五十里而先生以爲無考何邪

孟子及門人封爵

齊乘古蹟門鄒國公廟鄒縣城內地名因利溝謂即孟子故宅宋元豐五年封致和五年詔孟子廟以樂正子

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樂昌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疑承陽伯

孔距心王驩

孟子之平陸章第一見其大夫第二見其名距心第三見其姓孔公行子有子之喪第一見往弔者其官右師第二見其名驩第三見其字子敖皆遊還吐出然驩未

見其姓更追改從前孟子出弔于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方知其姓更合樂正子從子敖二章參觀之方知其人王欲寵異之諸臣皆趨承之而又屢見絕于大賢則必使倖小人陳仲子之兄戴蓋祿萬鍾而驩亦爲蓋大夫則蓋邑二人同食戰國策趙有左師觸讋知其時各國有右師復有左師鶴壽案蓋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閻百詩謂其半為王朝下邑王驩治之其半為卿族私邑陳氏世有之並非驩與戴同食也春秋時宋有桐門右師又有合左師戰國蓋因之爾

曾元曾西公明儀公明高

離婁上篇曾子養曾晳曾元養曾子曾元曾參子望文

自明故趙岐不注公孫丑上篇或問乎曾西則注曾西曾參孫檀弓曾子曰申也聞諸申之父鄭注曾參之子名申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于足鄭注元申曾參之子而曾西不在側則是孫非子趙注亦確至滕文公上篇引公明儀言趙但云公明儀賢者離婁下篇公明儀則不復注而萬章上篇公明高注云曾子弟子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爲疏據經推公明儀爲子張弟子又爲曾子弟子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岐誤記祭義公明儀爲公明高故以高爲曾子弟子而于儀但云賢者耳仲尼弟子列傳子張少孔

子四十八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二人皆及門中年最幼襄三十年疏引賈逵說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年七十四時曾子二十七子張二十五年少未必遽傳授門徒則公明儀之受業于曾子子張宜在夫子沒後其時公明儀雖少亦當在二十餘予前攷孟子卒于周赧王五六年閱年八九十其生當在安王十年以前公明儀師事曾子子張約在敬王末以弱冠外計之至安王初年孟子生時儀已百餘歲與孟子斷不能覿面講論則離婁下篇論逢蒙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罪乃孟子述儀之言而斷之鶴壽案先生云孟子年九十餘又云其生當在安王十年以前卒于赧王五六年閒年八九十又云年踰大耋心憚遠役故僅一至滕一至薛蓋從史記先齊後梁則仕齊必在周顯王二十七年齊宣王元年以後顯王三十三年宣王七年孟子至梁以前而已自稱齒德皆尊則年必六十以外算至燕人畔時已八十餘歲矣然後去齊而至滕薛豈非年逾大耋乎今案史記六國表赧王十九年魯平公卒孟子七篇其所手定而有平公謚法則孟子之卒必在平公以後若據先生之說孟子且百餘歲矣今依孟氏譜孟子年八十有四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又依竹書紀年梁惠王有後元齊宣王即位移下十二年孟子至梁在顯王四十六年時年五十也至齊在愼靚王三年時年五十五也燕人畔在赧王三年時年六十一也自此以後至滕至薛見魯平公大約皆在七十以內七十以後則歸老而著書至八十四尚存焉或當如孟氏譜乎

告子

告子以食色爲性以仁義爲外其意何居告子豈任人比欲重食色不過以性爲空虛耳任人以親迎禮食二事辨食色與禮輕重其意欲重食色被孟子紾兄臂摟處子一駁便倒然則孟子之言固所以重禮亦所以存食色也禮固所以撑食色架子裝他門面者也禮與仁義是一件事禮不能憑空而立故食色不可絕告子識破此意其意深惡仁義不惡食色只因食色是立不定底物事卻被有仁義弸布在裏邊礙他不得今將仁義外之只是儒者勉强胡謅出來于是食色一戳便倒內仁亦是被孟子逼迫沒柰何說其實以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柳爲桮棬將仁也放倒了鶴壽案天地之間隨處皆氣化所充滿即隨處皆道理所充滿人與物皆得天地之氣而生物止得其氣而不得其道理人則得其氣而幷得其道理道理即在氣之中不能分而爲一分而爲二即禽獸矣禽獸止有甘食悅色之性然烏鳥反哺羔羊跪乳飛鴻守義鳴鹿呼羣亦若得氣而幷得其道理者此非物之果能知道理也由道理與氣化流行充塞無閒偶于此露其一端耳愚夫愚婦不識詩書爲何物然亦皆知君當敬親當孝以其生初本得此道理特未嘗致知力行故有時陷溺耳告子外義于性則是分氣與道理爲二矣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曰然固也吾固猒惡仁義故欲禍之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曰然一個曰然與上文兩個曰然相承吾意固謂犬牛之性猶人性也其意直以孟子乃世法中

人難與言甚深希有祕密藏故緇佳言至此而告子之罪眞不可逭矣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而孟子言仁之實在事親義之實在從兄且以智之實爲知斯二者禮之實爲節文斯二者樂之實爲樂斯二者方知告子是邪說是亂道

告子惡仁義韓子原道言道德實之以仁義孟子言仁義實之以孝弟

蛾術編卷五十六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人七

秦始皇刻石

秦本紀始皇東行刻石凡五一泰山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韻二琅邪刻石二句一韻凡四用韻有後序或一句一韻或二句一韻或三句一韻張守節所論韻誤內摶心揖志揖與輯同後序內列名者凡十一人而張守節云十人疑傳刻誤脫一字十人者皆書姓昌武侯成

猶不書姓則未詳三之罘東觀刻石三句一韻凡四用韻四碣石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韻內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疑傳寫之誤當作皇帝奮威德并泰平諸侯初一但各刻皆同未便以意改而平字上不便與域為韻下不便與阻為韻此三句介乎兩韻之中則疑無韻也五會稽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韻鶴壽來泰山刻石在泰始皇二十八年其石高三丈一尺廣三尺其詞凡三十六句首以飭服極德式革六字為一韻次以治海志事嗣戒六字為一韻是兩用韻也琅邪刻石亦在廿年其詞凡七十二句首以始紀子理士海事富志字載意帝地僻碑易畫十八字為一韻次以方行良荒莊常六字為一韻次以極編殖革賦式六字為一韻次以土戶夏者馬字六字為一擬後敘四句以下邪二字為韻與上文同韻是四用韻也揖合也尚書輯五瑞古文作揖史記

五帝本紀漢書郊祀志魏孔羨碑所引竝同今本作輯唐開寶中衛包所改也其實輯和也與揖訓合微異然則揖以揖志正當從本字不必改爲輯詩辭之輯矣說文引作肘此揖之本字也漢兒寛傳云躬發聖德流稱羣元張揖曰揖聚也臣瓚曰揖當作輯宋臣瓚見其字從木則云當作揖非訓當作揖顏師古未知字誤耳之罘東觀刻石在二十九年之罘刻石凡三十六句首以起海始紀理已六字爲一韻次以德服極則意式六字爲一韻東觀刻石亦三十六句首以方陽明彊王致六字爲一韻次以怠旂疑尤治罘六字爲一韻是四用韻也碣石刻石在三十二年其詞凡二十七句首以息服域一四字爲一韻次以阻撫序所矩五字爲一韻是兩用韻也其中初一泰平句當倒文爲泰平初一蓋此銘三句一韻則皇帝奮威三句須一連讀之言始皇奮其威德合并諸侯天下泰平初併一統也先生欲改作德并泰平試思德如何抃泰平乎且與上威字隔絕矣卯以皇帝奮威德爲句并泰平爲句而泰平豈威德所并乎會稽刻石在三十七年其詞凡七十二句首以長方莊明章常強兵方殄亡彊十二字爲一韻次以請名情貞誠程清經令平傾銘十二字爲一韻是兩用韻也但

索隱已于泰山刻石下注明此銘其詞每三句爲一韻凡十二韻下之罘碣石會稽三銘皆然又于琅邪刻石下注明二句爲韻何待先生言之乎先生既欲言之何以但舉張守節之非而不稱司馬貞之是乎張守節于琅邪刻石下注云此頌前兩句爲韻後敘三句爲韻蓋謂後敘四句首一句押下字末一句押邪字與首一句爲韻與上文二句爲韻者不同故曰後敘三句爲韻也今先生謂此一句一韻則惟秦王兼有天下一句是矣或三句一韻則至于琅邪三句是矣又謂或二句一韻豈乃撫東土二句亦與首句爲韻乎

蘇昌泄祕書

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注以祕書借霍山他處師古注三輔故事曰石渠閣

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案師古解祕書之名則异而其解泄祕書則非蘇昌籍霍山書中有祕書或漏言于人或自取之耳決無又以書借霍山之事鶴壽案尚書敘正義云籍者借也則蘇昌籍霍山書有似乎以祕書借霍山矣但既以祕書借霍山則祕書已泄矣何以重言泄祕書乎今案尚書大傳云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籍霍山之籍當亦作此解蓋霍山有罪而籍其家其書入于太常中有祕書蘇昌泄之故坐免耳

劉向傳不及賈誼

漢楚元王傳附劉向歆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

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案何以不及賈誼

鄭興官二書異

後漢書鄭興傳興自隗囂歸光武侍御史杜林薦之徵爲大中大夫後出監軍于蜀又左轉官興子衆附興傳衆曾孫公業自有傳乃魏志鄭渾傳云高祖衆注中引續漢書謂興官諫議大夫續漢志司馬彪誤興官與范書異

沈田子林子傳

杭州盧召弓來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傳今

南史無之竊疑無此事殆必約傳所附耳予深惡鄭樵之妄于通志屛而不觀未知果若何鶴壽案鄭樵之學遠不及杜君卿馬端臨不知何以通志一書居然與通典通攷竝行其所矜爲獨得之祕者莫如氏族諸略今觀其中全然采取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立言不知此乃出自人家私譜子孫欲揚其祖宗而爲之者豈足爲憑同時有羅泌者亦竊此以作路史蓋與漁仲同一妄也沈田子林子傳出其僞造無疑先生屛而不觀可謂卓識

文中子

文中子楊謙注朱竹垞詩采其經義攷以爲宋咸直謂無其人而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紕繆案隋書之修實出魏徵手徵絕無一字及其師何紕繆之有若新舊唐書則固有其人舊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

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荅之說號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舊唐書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新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聚徒河汾閒倣古作六經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新唐書文藝傳王勃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

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是
唐書固有明徵矣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楊炯王勃
集敘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王侍讀大業
末退講藝于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文中子
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
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
于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奥
爲三百篇以續詩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
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傳未就
而沒君思崇祖德光宣奥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

衆敘陳羣扦太邱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敘竝冠于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又卷七百三十六王勃續書敘先君文中子續詩爲三百六十篇攷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讃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于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竝受其義是子孫述其編次六經以續夫子之業亦甚彰著獨所稱門人新舊唐書楊炯王勃但稱董薛然曰門人百千數則不著者多皮日休文藪文中子碑云文中子王氏諱通生陳隋閒亂世不仕退于汾晉敘述六經數

爲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

一篇易贊七十篇門人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

晦房元齡陸龜蒙笠澤叢書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其

書與法言相類文中子生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

汾閒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

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北面

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

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嘆曰魏徵教我功業

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

通乎據此是徵及元齡如晦德林皆受業不待宋阮逸

爲注始附託之也且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皆亡存者獨中說之注耳故知非逸所附託李覯盱江文集讀文中子一篇亦謂房魏等爲門徒則非文中子爲聖人之徒則是蓋門人欲尊寵之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然其書之不可信則實異甚晁公武讀書志通生于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

年矣而其書有問禮于關子明隋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矣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孺養于宅至于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内史薛公見子于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也洪邁容齋續筆所稱高弟曰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

挺身歸國正在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葢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案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歷觀衆說中說固不可信而公武猶據隋唐通錄稱通有

穢行爲史臣所削是爲實錄

鶴壽案此齊書儒林傳云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崔瑾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遵明兼通之傳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傳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遵明雖淹貫衆經未聞自作一經以擬聖何則六經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揚雄之太元決言已屬無知妄作而王通乃集漢魏以來之詔令分爲一百五十篇以當删書采漢魏以來之樂府分爲三百六十篇以當敘詩又取晉太熙迄于隋之開皇之事迹分爲十五卷以當修春秋不居然以孔子自居乎然而孔子之門人至于七十三千而通之門人罕有焉即有之亦皆卑卑不足道于是乃扳援當代之名人筆之于書以欺世而盜名焉嗚呼此小人之尤竟無忌憚者也分案通謂續書始于漢以存漢晉之實天子之義列乎範者四曰制詔志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七曰命訓對讚議誡諫王勅敘云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于隋末

覘後作之方遠覺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沒文不在茲乎遂約大義刪舊章續書百二十篇賢聖之述豈多爲哉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未稱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亦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斷讞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暗者將有得乎斯文乎此敘亦以文中子當孔子朱竹垞疑爲既逸輩僞作也通又自述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蓋常聞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此又顯然取法公羊斤周王魯矣辟收欲云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微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于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地中國處乎皇始故元經繫名以正其實天下無賞罰二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程使後王常存而行爲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

述焉此敘亦以文中子當孔子而中興書曰疑元經一書出于依託則敘文亦阮逸筆所依託也晁公武謂余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元經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河蛙鳴何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爲過矣陳振孫謂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今攷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載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宣也元經作于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勢日拙自不能掩邪陳氏但辨元經之眞僞其實中說元經等書無論眞僞俱屬可惡余向于漢魏叢書中見之卽欲柏出焚之蓋小人之尤紛紛著述意欲爲徐遵明而上之其實雖欲比揚雄而不能也今得先生披羅衆說指斥一番實大快事

唐元宗非眞友愛

朱子語類云唐元宗于五倫上無一件不抱愧惟于兄憲能盡爲弟之道只因憲以讓能感動得他若稍有爭

則骨肉亦不保矣舊唐書元宗之兄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薨令高力士賫手書寘座前曰隆基白大哥孝友近古莫儔頃以國步艱難義資克定先帝御極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惟有大哥今復淪亡何恨如之大哥事蹟身沒讓存故冊曰讓皇帝餘敘友悌之事新唐書傳略同帝之友悌豈舜可比即昔人謂周公與管蔡其居茅屋下當極友愛然觀祝鮀啓商一言則知鉤致武庚親仇讎而背父兄周公誅之誠是而帝則全是利害之見未可同日道朱子之言最允鶴壽案睿宗六子長子讓皇帝憲第二子惠莊太子撝第四子惠文

太子範第五子惠宣太子業第六子隋王隆悌舊唐書于讓皇帝傳載本名成器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睿宗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時諸王公卿亦言楚王合居儲位睿宗乃許之元宗以成器嫡長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願以下備載元宗友愛讓皇帝事當與讓皇帝及岐王範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燿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虞舜至聖舍象傲之愆以親九族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觀此則元宗所友愛者不專在讓皇帝矣惠文太子範傳載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己坐與範遊讌配從嶺外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皆坐與

鏇飲酒賦詩見黜然上未嘗聞亂思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强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開元十四年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徼福冥句百寮上表勸喻然後復常觀此則元宗之待惠文太子者不亞于讓皇帝矣惠宣太子業傳載業嘗疾病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燕樂更爲初生之歡元宗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鴒原鳥再飛觀此則元宗之待惠宣太子亦不遠于讓皇帝矣惟惠莊太子撝傳及隋王隆悌傳無友愛事然讓皇帝傳內云元宗兄弟聖歷初出閤列第于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于興慶坊亦號五王宅然則元宗兄弟之友愛自幼年而已然不獨先天之後有花萼相煇之樓也如謂元宗之待讓皇帝以其能讓位而如是則元宗之待岐王薛將何說以處此朱子之言未免過刻

汪姓

廣韻云汪姓姓苑云新安人攷廣韻屢引何氏姓苑不知何書元鄭玉師山集記汪氏遺事云新安汪氏自越國公華以六州歸唐其後始蕃六邑之間號十姓九汪案汪華不見于新舊唐書羅願鄂州小集近人所刻者有汪王廟攷實十一事載華事甚核

俱文珍

舊唐書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宣之忠言忠言授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等圖議然後下中書貞亮知其朋徒熾盛慮

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新唐書同惟多一呂如全昌黎先生外集順宗實錄則作中官劉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不但光琦盈珍與新舊書異尚解玉以二人為一人且反以光琦居首文珍在後蓋昌黎于此事因惡叔文又與俱文珍有舊不能無私若光琦盈珍解玉當從實錄其以光琦居首案光琦名僅一見于此他無所見乃反以為領袖之人俱文珍新舊書皆以為渠帥且擅斬節度使反退居第二昌黎蓋有所諱恐當以新舊書為是鶴壽案舊唐書薛盈珍作薛文珍者因上俱文珍而誤也韓昌黎順宗實錄尚字下偶脫衍字

並非以尚解
王為一人

唐范公告身

乾隆壬子夏范編修來宗齋觀其先世范公諱隋告身一通第一行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第二行以下云敕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穆西梧等渙汗鴻恩必乘其雷雨頒宣爵賞用振其簪纓以爾等列我盛朝累霑霈澤各有勞效許其敘錄行慶策勳于是乎在可依前件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一日次低數字列銜三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第二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杜審權宣奉第三行駕部

郎中知制誥臣王鐸行次奉字爲一行次敕如右牒到
奉行爲一行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二日次列銜三
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侍中使第二行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平章事悰第三行給事中渢次提行云告將仕郎
前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柱國范脩奉次提行云敕如
右符到奉行次員外郎下有押漫不可辨下方極低三
小行一主事吳亮一令史楊鴻一書令史不著名又提
行咸通二年六月日月下空一字予曩者雖從石刻中
見徐季海書大秝乙年鍾離縣令朱巨川告顏清臣自
書建中元年告然徐書宣奉有名無銜似尚未全此則

首尾皆具可見唐告全式也告給范公而詞頭稱穆栖
梧等者殆因公官卑卑者不能人誤一詞但若干人共
一篇如朱巨川告詞亦云敕左衛兵曹參軍莊若訥等
即其例若顏則已爲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
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本極崇顯特因加太子少師而給
告故詞頭寶切顏一人作蓋唐制如此據宋人跋語公
係文正公之高祖此告爲文正之孫正國字子儀于宋
紹興三年爲左朝奉郎權發遣廣東路轉運判官裝背
于廣州官舍者卷後宋人跋者正國及汪彥伯王安中
章傑任希夷趙奇曾幾許忻宋翰劉岑吳曾周聿程敦

厚劉昉馬居中呂積中呂堅中吳升之趙歆元人跋者曹鑑與王立譚惟寅共二十二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范氏宰相一人履冰相武后履冰惟有子冬芬宣州刺史冬芬之下闕九格始有裔孫脩麗水丞則麗水公爲履冰之十一世孫也宋史文正本傳云其先邠州人唐宰相履冰之後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故吳曾跋云范氏自唐載初元年由其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直道與魏元同相繼以忠死至咸通初裔孫以丞麗水知名于世此告則其未丞麗水時所得也然名位不稱至本朝而後文正忠宣始相繼而出爲時

元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信矣哉舊職官志上柱國正二品勳柱國從二品勳今公官方爲主簿而得柱國勳者唐官制有四一文武職事官二文武散官三爵四勳職事官官也散官階也四者之中惟官有一定品缺而階則或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授之勳則以著有勞效得之故與官皆不必相應要之惟勳尤爲無定通典云柱國始置于魏宿德盛業者居之周隋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才得地三十頃予嘗得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皆上柱國勳則麗水公之得柱國勳不足異矣明史夏言

傳嘉靖十八年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
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其宣奉諸臣曾幾跋云
以其時攷之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者白敏中以是官
爲鳳翔節度使也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者杜
相也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鎮襄陽令狐綯使河中
而兼侍中則未之攷焉當待博雅君子而吳曾跋則云
給事中渢者王渢也檢校司徒兼侍中出使者幽州節
度張允伸也豈侍郎曾公偶忘之歟吳曾崇仁人郎作
能改齋漫錄者頗長稽核其跋言之鑿鑿如此自當勝
他手然以新宰相表攷之告中杜審權同平章事在大

中十三年十二月其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在咸通元年九月則咸通二年六月當如故杜悰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在咸通二年二月則六月當如故皆與表合會跋謂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爲白敏中以是官節度鳳翔亦與表合其謂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鎭襄陽令狐綯使河中惟兼侍中出使者未有攷吳跋賁之以張允伸則表中皆無之表中三公一項守者檢校者皆載何獨遺此豈吳曾别有據而表固有闕漏邪文正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仁自有傳餘皆附公傳孫之見于史者純佑子正臣純仁子正平正

思而正國史無之不知誰之子也鶴壽案新唐書葺述等傳贊云唐三百年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大中宣宗年號也唐自高祖至武宗皆有實錄大順中詔修宣懿僖實錄而日曆記注亡缺史官裴廷裕僅撰宣宗政事奏記于監修杜讓能名曰東觀奏記以後諸帝皆無實錄咸通懿宗年號也此告身在咸通二年會稽所謂崔鉉令狐綯吳會所謂張允伸當別有據而表之脫落無疑矣

皮日休未嘗陷賊爲學士

新唐書逆臣黃巢傳巢以皮日休爲翰林學士而舊唐書巢傳無之通鑑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宮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胡三省注引陸游老學菴筆記辨其非是

攷游老學菴筆記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案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稱曾祖日休云云祖光業云云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在仁廟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泉下予家藏鈔本河南尹先生文集載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皮公墓志銘云公諱子良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

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爲其丞相父璨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幼能屬詞淳化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以文章取重于咸通乾符之世降及丞相鴻臚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總百餘卷至是悉以奏御云云觀此則師魯文誠可信通鑑取之新唐書新唐書取之該聞錄小說之爲害如此鶴壽案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咸通中第進士爲著作郎嘗流寓吳中與陸龜蒙友善有松陵唱和集或云乾符之亂出關爲黃巢所害其子光業辨巢賊時父依吳越王無遇害事該聞錄謂巢以襲美爲翰林學士誣妄甚矣觀其自號閒氣布衣豈肯事賊者邪

楊晟自刎

通鑑載唐昭宗乾寧元年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丙子西川兵登陴楊晟猶率衆力戰刀子都虞侯王茂權斬之攷勾延慶錦里耆舊傳云彭城窘蹙百姓遞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刎城門開二處不同

蛾術編卷五十七終